

前的人稱紙墨筆硯是『文房四友，』親之爲友，這是很見地的說法。

其實除紙墨筆硯之外，在讀文時還有更重要的工具，更不可不備置的，那便是字典和詞典。字典和詞典，比自己的教師還重要，因爲他們可以和你形影不離，可以有問必答。胡適之勸學英文的人省幾個錢買一部好的大辭典，以爲這比尋找教師還重要。其實現在的青年雖無好的英文大辭典，却總有一部小小的英文字典。而中文字典，則十之八九是沒有，更不必說詞典了。學習國文不備字典，等於要吃飯不備碗筷，在學習時必增添許多的困難。同是一個難解的字，教師或朋友向你解釋一遍，你常會如春風過耳，轉瞬便忘却了，如能查一查字典，費你一點時間，你對於這個字必比較的能牢記着。又何況我們可以隨時隨地讀文，而良師益友能夠幫助你解決困難的却不能隨時隨地的跟隨着你，像侍從你的武官一樣。倘若你在無良師益友之時，字

典詞典等等又未備置，勢必不求甚解，含糊了事；這對於自己不是一種很大的損失嗎？所以字典詞典是國文學習時最重要的工具，必須備置，而且必須備置比較好的。簡陋的字典，謬誤百出的詞典，和不堪任教的教師一樣，對於你非但無益，且足以引你入於歧途。時間精力的拋荒還在其次。既入歧途，習慣已成，謬誤已深，以後便不容易矯正過來，這是如何的危險！

梁紹壬的兩般秋雨盦隨筆上有一段關於毛西河的故事：

西河先生凡作詩文，必先羅書滿前，考核精細，始伸紙疾書。其夫人陳氏，以先生有妾曼殊，心常妒恨，輒詈於諸弟子之前曰：『君等以毛大可為博學耶？渠作七言八句，亦須獮祭乃成。』先生曰：『凡動筆一次，展卷一回，則典故終身不忘，日積月累，自然博洽；後生小子，幸仿行之，婦言勿聽也！』

毛大可以為『凡動筆一次，展卷一回，』則典故終身不忘，』這是駢

文家普通的行動，我們原不須仿行。但是在讀文時如能遇疑難處，即不憚煩的檢閱字典詞典一次或幾次，確可使你對於疑難的地方能渙然冰解，『日積月累，自然博洽』這是當然的結果。

(二)學習氛圍的造成 有了學習國文的機會，就要隨時學習。不可輾轉蹉跎。在每次剛要開始學習的時候，最好先造成一種學習的氛圍，引起學習的興趣。譬如說，在『秋天一夜靜無雲，斷續鴻聲到曉聞』的光景中，你是不是常會引起悲秋的情感呢？在『春風淡蕩景悠悠，鶯囀高枝燕入樓』的光景中，你是不是常會引起遊春的興致呢？這就是說某一種氛圍常能引起我們某一種的情感和行動。所以我們爲要促成國文學習這一件事的實現，先造成一種學習的氛圍是必要的。如先展開書本，磨墨，取筆，使得自己的心境上先有一種暗示，以爲學習國文的時到了，注意便會慢慢集中，學習

起來，便不會心慌意亂，茫無頭緒的樣子。清人鄭日奎在他做的醉書齋記上有這麼幾句話：『甫晨起，卽科頭拂案上塵，注水硯中，研墨及丹鉛，飽飲筆以俟。』這是形容他每天開始讀書的情形，他是很知道造成一種學習的氛圍的。凡是學習一件事，必須經過三個階級，就是『勉而行之，安而行之，樂而行之。』我們要使『勉而行之』的這一階級，很快的過去，就得要在不知不覺之間養成學習的習慣。這造成一種學習氛圍的辦法，便是養成最初時的習慣。姜南的學圃餘力上記載着蘇東坡的一段故事：

一日，東坡在黃州雪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，凡數遍。每讀徹一遍，卽再三咨嗟歎息，至夜分猶不寐。有二老兵，皆陝人，坐久，甚苦之。一人長嘆操西音曰：『知他有甚好處？夜久寒甚，不肯睡，連作冤苦聲。』其一曰：『有兩句好。』其一人大怒曰：『你又理會得甚底？』對曰：『我愛他道：『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。』』叔黨臥而聞之，明日以告東坡。東坡大笑曰：『這漢子也

有識鑒。』

蘇東坡讀讀阿房宮賦，居然老兵也能鑒賞兩句，這是老兵受了東坡的暗示，而於不知不覺間引起了注意，由注意而又賞識了『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』這兩句妙文。於此可知暗示在學習上的力量。這造成一種學習氛圍的辦法，就足以給予我們一種關於學習上的強烈的暗示。別人不會有意，的代我們造成這氛圍，惟有我們自己代自己造成。前面說的先展開書本，磨墨，取筆，不過就其最顯明的舉個例子。學習國文的人，倘能準此類推，必可隨時隨地找到造成學習氛圍的方法。

(三) 隨地讀書 至於學習國文的地點，多數人以爲宜在幽靜的處所，可以免得無謂的紛擾和人聲的嘈雜奪去學習者的注意。自然，我們在讀文時，窗明几淨，足以使我們胸懷舒暢，容易使我們注意集中。但是我們若養

成非窗明几淨不可讀文的習慣，則一遇到窗不明，几不淨，便無讀書的興趣了。在現在這樣紛擾的時代，就不易每個人都有一窗明几淨的讀書處所。卽暫時有了，也不見得永遠能保持着這種景況的。所以我們要養成不論什麼地點都可讀文的習慣。環境壞一點，我們也可適應着環境造成一種學習的氛圍，引起讀文的興趣。歐陽修在他著的歸田錄上說：『錢思公雖生長富貴，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時，嘗語僚屬言，平生惟好讀書：坐則讀經史，臥則讀小說，上廁則閱小詞。』又說宋公垂在史院時，『每走廁，必挾書以往，諷誦之聲，琅然聞於遠近。』既然廁所也可以讀書，讀時也可發生興趣，還有什麼地方不好讀書呢？

今之學校中，每於考試之前，學生生恐不及格，正式的自修時間過去後，還想孜孜矻矻，夜以繼日，於是羣聚在路燈之下，或是廁所之中，（因爲惟有

這些地方才有燈火。既不嫌寒風刺骨，也不嫌惡氣襲衣襟，這是因爲有『考試』在後面鞭策着他，使他注意集中於及格問題，也就不覺寒風之寒，惡氣之惡了。在這裏，我們正可看出讀書之地點，不是一定要窗明几淨，像深山古寺一樣的幽寂，只要自己決心讀書。不過像學校考試前的情形，是被動的，在內心裏總還有些不願意，在行動上也就有些勉強。倘使是自動的，任何地方皆可讀書，皆可造成讀書的氛圍，引起讀書的興趣。

（四）隨時讀書 從空間再說到時間。從前三國時的董遇因爲從他求學的人苦恨沒有學習的時間，他便說要利用三餘，就是『冬者歲之餘，夜者日之餘，陰雨者時之餘。』葉廷琯在鷗陂漁話上說：『清朝朱高安相國冬夜讀書詩，一抗志懷三古，孤吟惜四餘，一謂三餘并公餘也。』又說：『余謂居官者能偷閒讀書，固當以公餘列爲四餘；若窮而在下，髦猶嗜學，則應以一老

者生之餘」易之，以配董遇之三餘，此則吾輩之四餘也。」不管是董遇的三餘，或是朱高安相國的四餘，又或是葉廷琯的四餘，總是主張利用時間讀書，本來時間是稍縱即逝的，逝去了就無法挽回，我們如不利用時間，結果便是浪費時間。從前有四句詩譏笑懶於讀書的人，可謂淋漓盡致。這四句詩是：「春天不是讀書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夏去秋來冬又到，不如收拾過新年。」今天推到明天，春天推到夏天。歲月如流，像還債一樣的延宕讀書的日期，結果便終身無適當的讀書的時候了。

近來的學生，對於國文多很荒疎，問到他們，就說是沒有時間，以為每日的時間都被數理化等科分割完了。其實是要怪他們不善利用時間。若是他們能利用時間，每天總可騰出一些讀國文的機會。譬如在三餐之後，徘徊於草場，或當旭日東升，或當皓月麗空，這時正可背吟幾首小詩小詞，以舒暢其

胸襟。這是一種復習，這便是讀文的好機會；只要你會利用，隨時都有的。

(五) 專心細心利恆心 記得孟子上有一段話說：

今夫奕之爲數，小數也，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奕秋，通國之善奕者也。使奕秋誨二人奕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奕秋之爲聽；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，雖與之俱學，勿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勿若與？曰：非然也。

學奕要專心，讀文也要專心，專心是學習時必要的條件。不專心，就是不注意；不注意，就印像模糊；印像模糊，則結果費了學習的時間，却無學習的收穫，還不是等於不學習嗎？再舉鄭日奎的醉書齋記做例子。記中說：

至會心處，則朱墨淋漓瀆紙上，字大半爲之隱。有時或歌或歎，或笑或泣，或怒罵，或悶欲絕，或大叫稱快，或咄咄詫異，或臥而思，起而狂走。家人矚見者，悉駭愕，罔測所指，乃竊相議。俟稍定，始散去。婢子送酒茗來，都不省取。或誤觸之，傾濕書冊，輒怒而加責，後乃不復持至。踰時或猶

未食，無敢前請者。惟內子時映簾窺余，得間，始進曰：『日午矣，可以飯乎？』余應諾。內子出，復忘之矣。羹炙皆寒，更溫以俟者數四。及就食，仍挾一冊與俱，且噉且閱。羹炙雖寒，或且味變，亦不覺也。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，良久，始悟非筆，而內子及婢輩，罔不竊笑者。夜漏坐常午，顧僮侍無人在側。俄而鼾震左右，起視之，皆爛漫睡地上矣。客或訪余者，刺已入，值余方校書，不遽見。客伺久，輒大怒詬，或索取原刺，余亦不知也。

這是鄭日奎讀文的情形，這種情形便是專心的表現。他在這時，已經將自己整個的生命浸沉在書的裏面，走到另外一個忘我的境界裏去。這是我們所應心嚮往之的。

祇是專心還不夠，又要細心。不細心則不能深入，不能深入，則所得有限。

褚稼軒的堅瓠集上載有一段笑話說：

汴中有從九保舉知縣者，蒞任後坐堂審案，吏開點名單，首列『計開』二字。以朱筆點之，吏

不便顯言，詭詞答曰：『計開未到。』及審第二案，又見『計開，』仍以筆點之，吏仍白未到。遂大怒云：『今日兩案，俱是計開爲首，乃敢抗傳不到，明係差役買放。』飛籤欲拿，役急呼曰：『計開不是個人。』令云：『因其不是個人，所以要拿。』將吏重責，限三日解案。退堂後，幕友告其故，始免緝云。

這是笑話，未必真有其事。在這裏引來，正好藉此談談讀文要細心。這位知縣，既是識字的人，也曉得『今日兩案，俱是計開爲首，』而吏役後來說『計開不是個人，』還鬧出『因其不是個人，所以要拿』的笑話來，總怪他太不細心。第一，計開之後，必有某某幾名，如數一數，就知道計開不是個人。第二，既然『今日兩案，俱是計開爲首，』這是不必有的事實，一人犯罪雖多，也可一并審問，點名單上何必分寫，又何必都以計開爲首，又顯然的告訴他計開不是個人。第三，自己既是識字的人，吏役又明明告訴他『計開不是個人，』而

他却又誤會『不是個人』是『不是個好人。』他真是粗心又粗心，所以鑄成大錯，弄成笑話。我們讀文，如不細心，便會常常黑白不分，認非爲是，像『計開』這樣的笑話，說不定也會弄出來的。

末了，細心之外，更要恆心。孟子上說：『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』沒有恆心，便是一暴十寒，無論做什麼事都無好結果。學習國文亦然。要養成恆心，首應不畏難。胡適說得好：『讀書是爲了要讀書，多讀書更可以讀書。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讀書，怕讀難書。越難讀的書我們越要征服牠們，把牠們作爲我們的奴隸或嚮導，我們才能夠打倒難書，這才是我們的讀書樂。』在讀文時，我們如遇到難關就畏難退縮，結果會使你難關愈過愈多，如努力的逐漸打破這難關，難關漸少，興味就漸增。次則應不浮誇。倘是稍有所得，便自以爲是，又何能續有進益？明人劉元卿的應諧錄上

有一段故事說：

汝有田舍翁，家貲殷盛，而累世不識之無。一歲，聘楚士訓其子。楚士始訓之，搦管臨朱，書一畫，訓曰『一字』；書二畫，訓曰『二字』；書三畫，訓曰『三字』。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，告其父曰：『兒得矣！兒得矣！可無煩先生，重費館穀也。』請謝去。其父喜從之，具幣謝遣楚士。踰時，其父擬徵召嫫友萬姓者飲，令子晨起治狀。久之不成，父趣之。其子恚曰：『天下姓字夥矣，奈何姓萬？自晨至今，才完五百畫也。』初學士偶一解，而卽訑訑自矜有得，殆類是已。』

這田舍翁的兒子既不專心學習，細心學習，更無學習的恆心，所以只學了三個字，就以爲其他一切可以準此豁然貫通，等到應用時，不怪自己的浮誇，轉怪人家不應姓萬，真是『其愚不可及也。』朱熹說：『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，直是鏖戰一陣；酷吏治獄，直是推勘到底，決不恕他。』前兩句就是要我們不畏難，後兩句就是要我們不浮誇。

第三章 讀文方法之研究（上）

說到讀文方法，這裏擬分兩部分來研究：第一部分是一般讀文方法；第二部分是分論記敘文抒情文以及議論文的研究法。現在先說一般的讀文方法。

（一）默讀和朗讀 在學習國文時，「讀」是很重要。因為讀不但可

以利用眼睛來記憶，並且可以利用耳朵來記憶，而讀時喉間筋肉的活動也有助於記憶。「讀」分兩種，即朗讀和默讀。近人很有反對朗讀的，以為不如默讀的好。就表面上看，似乎默讀可以免去聲浪的嘈雜，可以減少學習的時間。其實默讀並非默看。默讀還是需要讀，不過細聲誦讀，別人雖不能聽見，而在他自己是不會停止了喉間筋肉的活動，自己的耳朵還是要覺察到的，和

朗讀實在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。只有默看是不要讀，不過在默看時，常會使你眼光在讀本上轉移的太快，有時眼光竟會在模糊中遺棄了讀本上一節或一行未看。倘使你願意學陶淵明『不求甚解』還可，如其『必求甚解』默看所給予你的損失便大了。並且還有一點。在默看時，讀本中的難解字句又常會模糊看過，漫不經心。假如有人提出來問你，雖是你已看過，也能使你瞠目無所答。若改『看』爲『讀』，因爲有嘴和耳朵幫忙，能彼此牽制着，使你眼光不易轉移太快，或者遺棄了一節一行，又能促使你設法解決難解字句的心，使你不易模糊過去。——由此可知『讀』比『看』的功効大。

至於默讀和朗讀，前面已說過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，兩者的優劣，也不易斷定。譬如詩歌，原是富於音樂性的，必須吟哦方能整個的表現出詩歌的美質。而吟哦又足以幫助你對於詩歌的記憶。同是一首詩，你如能有腔調

的吟哦牠，結果必比用默讀來記憶得快些。這就是朗讀爲用的地方。

說到朗讀，又可分爲快讀和緩讀兩種。朱熹說：『未熟快讀，足遍數；已熟緩讀，思理趣。』姚姬傳說：『疾讀以求其體勢，緩讀以求其神味。得彼之長，悟我之短，自有道也。』緩讀在朱氏以爲用以思理趣，在姚氏以爲求其神味，這都有道理。緩讀可以使你充分的運用自己的智力來探求書本的美質，以及其他的一切。而快讀像朱氏以爲是足遍數，這也有道理。因爲讀得快，較之讀得慢，在同一時間中可把書本多讀幾遍。譬如是一首詩歌，若讀得慢，不過能讀五遍，如倍其速率，那麼，於同一時間中便可以得到十回復習了。換句話說，又可以多記憶幾遍了。至於如姚氏所說，以爲是求其體勢，則並非快讀重大的使命。只是這裏所說的快讀，並非隨便出之，模糊讀過，還要盡全力來幹，一字一句來讀的。鄭燮說得好：『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，最是不濟事。眼中了了，

心下匆匆，方寸無多，往來應接不暇，如看場中美色，一眼即過，與我何與也？所以『快讀』是努力的『快』，是可能範圍以內的『快』，而不是草率的『快』，但求了事的『快』。

(二) 讀文的腔調問題

宋人周密在他著的齊東野語上載了兩段

關於讀詩讀文的故事。讀詩的故事是這樣：

昔有以詩投東坡者，朗誦之而請曰：『此語有分數否？』坡曰：『十分。』其人大喜。坡徐曰：『三分詩，七分讀耳。』此雖一時戲語，然涪翁所謂『南窗讀書吾伊聲』，蓋善讀者其聲正自可聽耳。

讀文的故事是這樣：

王沔，字楚望，端拱初參大政。上每試舉人，多令沔讀試卷。沔素善讀，縱文格下者，能抑揚高下，迎其辭而讀之，聽者忘厭。凡經讀者，每在高選。舉子凡納卷者，必祝之曰：『得王楚望讀之，幸

也。』若然，則善於讀者，不爲無助焉。

在這兩段故事中，我們可以看出讀得好可以掩蓋詩文之醜，因爲能悅聽者之耳，使聽者忘厭。自然，讀詩文徒想悅聽者之耳，博得聽者的稱賞，這不是我們正當的目的。讀詩文要有腔調，其正當目的乃在補助記憶。近人唐鉞在他著的國故新探裏，有專文談論散文音節的。本來我們的言語乃至勞工的『邪許』、『杭育』之聲，都是有抑揚高下自然的音節存乎其間。文心雕龍聲律篇上說：『夫音律所始，本於人聲者也。聲含宮商，肇自血氣，先王因之以制樂歌；故知器寫人聲，聲非效器者也。故言語者，文章神明，樞機吐納，律呂脣吻而已。』聲音的抑揚高下，發乎自然，在韻文中表現得最清楚，而在散文則隱晦了許多，但決不是沒有。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既都有抑揚高下自然的音節，我們要能深切了解他的作品，也得要有抑揚高下的腔調去讀他。由此

可知讀文有腔調，一面可幫助你了解，另一面又可幫助你記憶。從前有人形容私塾裏的學童讀文是『一陣烏鴉噪晚風，』無腔調的讀文，也就等於『一陣烏鴉噪晚風，』嘈雜得令人難受，還能幫助什麼記憶呢？

(三)時令環境以及心情的注意 時令環境以及心情有時很能幫助我們了解所閱讀的作品。關於這點，我們要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來運用牠。譬如我們在春天的一個深夜，花氣襲人，月明如晝，讀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，如『幽賞未已，高談轉清，開瓊筵以坐花，飛羽觴而醉月，』因為時令的適合，必更能使我們了解這篇文章的美妙。在秋天的一個深夜，涼風入戶，落葉蕭蕭，讀歐陽修的秋聲賦，如『初淅瀝以瀟颯，忽奔騰而砰湃，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；其觸於物也，鏗鏘錚錚，金鐵皆鳴；又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，』或是蘇軾的赤壁賦，如『霜露既降，木葉盡脫；人影在地，

仰見明月，』也必能使我們覺得分外親切，有如身歷其境。以上是指時令而言。再說環境。譬如在現在國難聲中，誰不是滿腔熱血，無處揮灑。我們如讀柏林之圍，最後一課，以及濟南城上等文，一方面使你深深感到亡國割土之慘，一方面又會使你增加不少愛國的熱情。如讀吳偉業的圓圓曲：『痛哭六軍俱縞素，衝冠一怒爲紅顏。』『妻子豈應關大計，英雄無奈是多情！』『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紅妝照汗青。』又如讀陸次雲的圓圓傳：

……三桂得父書，欣然受命矣。而一偵者至，詢之曰：『吾家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籍矣。』曰：『吾至，當自還也。』又一偵者至，曰：『吾父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拘繫矣。』曰：『吾至，當即釋也。』又一偵者至，曰：『陳夫人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得之矣。』三桂拔劍砍案曰：『果有是，吾從若耶？』因作書答父，略曰：『兒以父廕，待罪戎行，以爲李賊猖狂，不久即當撲滅。不意我國無人，望風而靡。側聞聖主晏駕，不勝眦裂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，誓不俱生；不則刎頸以殉國難。何』

乃隱忍偷生，訓以非義。既無孝寬禦寇之才，復愧平原罵賊之勇。父既不能爲忠臣，兒安能爲孝子乎？兒與父決，不早圖賊，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，不顧也。」隨效秦庭之泣，乞王師以剿巨寇……

我們讀了這種作品，必慨然於古今來軍閥耽於酒色，因而誤國殃民，而生淒涼悲壯之感。

更就心情而言。在悲苦時讀纏綿悱惻的文章，在歡樂時讀爽利豪放的文章，是容易引起自己的共鳴，容易使得自己了解深切些。假如有個孤芳自賞的女子，他的身世，像楊花一樣的飄泊無定，像浮萍一樣的聚散無憑，她讀到紅樓夢，必時刻的爲着林黛玉流下一掬同情之淚，彷彿她自己也是書中的林黛玉一樣。同時，她於紅樓夢了解的程，度必比別人來得深。所以隨着自己的心情去選擇切近自己心情的文章來讀，這也是一種很好的讀文方法。

(四) 統讀和分讀 前面已經說過，在國文學習方面，『讀』是很重要的。不過我們對於一篇文，一首詩，或長或短，是宜乎分段的讀，還是一氣呵成的讀？這也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。在理論上講，是宜乎從頭至尾一氣呵成的讀，反復練習，直到記憶得很熟為止。這至少有兩種好處：一，各段有均齊的練習機會；二，對於材料有個完全及圓滿的注意。不過在事實上分段讀比較容易記憶。但如只是分段讀，會使人因此不能明瞭全篇的整個精神，只記得些零零碎碎的美詞麗句。我以為最好是先統讀一兩遍，知道內容的大概以後，再逐段的研究牠的意義。並且必全篇讀過之後，才知道怎樣才是適當的分段，怎樣分段才便於研究其內容。

(五) 精讀和略讀 毛樾黃曾經說過：『讀書有四要：一曰收，將心收在身心裏，將身收在書房裏是也。二曰簡，惟簡纔熟；若所治者多，則用力分而

奏功少，精神廢而歲月耗矣。二曰專，置心一處，無事不辨；二三其心，必無成就。四曰恆，雖專心致志於一矣，若時作時輟，有初鮮終，亦無成也。」毛氏之所謂「收」和前面說的「學習氛圍的造成」差不多，所謂「專」所謂「恆」前面也說過。其餘所謂「簡」便是這裏所要說的精讀問題。精讀的對面是略讀。精讀和略讀，實在是都不可少。曾國藩曾經說過：「大抵看書與讀書，須畫分爲兩事，看書宜多宜速，讀書宜精宜熟。」曾氏說的看書，便是指略讀，讀書便是指精讀。精讀在於打基礎，略讀在於充實內容。基礎不固，雖有內容，等於沙上築塔；基礎雖固，缺乏內容，又必局促如轅下駒，不能開展。精讀的書是宜乎簡，要一本一本的讀，或者一篇一篇的讀，不可見異思遷，中道而止。略讀的書則宜乎博，本「開卷有益」的主張，多方面的瀏覽。在中學生第三十九號上有一篇文章叫讀破一卷書，這篇文章裏面，說到盛國成和巴金的讀破

一卷書的精讀辦法。他說盛國成之「所以能夠精通世界語，就是得力於「讀破一卷書」的方法。當他最初學懂了世界語以後，就選取了一本於文法上文體上都能夠算做模範的 *Fundamenta Krestomatio*（基礎文選）這部書是世界語創始者柴門霍夫博士手編的。文法是句句可以當做模範的，文體有論文，有小說，有戲曲，有詩歌，有故事，有隨筆，也是篇篇可以當做模範的。盛先生選取了這本諸體俱備的好書，反復地讀一遍，兩遍，十遍，百遍，不厭求詳地讀，讀到爛熟，讀到書頁散碎，把文法文體的精髓與奧妙融會貫通，差不多可以說完全理解過來，彷彿成了自己的作品一樣。」他說巴金「懂得許多種語言文字。每當他學習一種語言文字的時候，也是採用了一「讀破一卷書」的方法，選取了一本於文法上文體上都能夠算做模範的書來反復地的讀，一遍，兩遍，十遍，百遍，每讀通一種語言文字，便讀破了一卷書。我親眼

看見他把一本一本的書讀到破碎不堪，還是像要把書本吞下肚去似地埋頭閱讀。』這是精讀，值得我們取法的。至於略讀，最好是以精讀的作品爲中心，一圈一圈的向外開展。譬如你讀了唐詩別裁，或者唐人萬首絕句選，這是精讀的；略讀的書，第一圈就是全唐詩話，唐書中的各詩人傳，中國文學史中所記述的唐代詩人這一部分；再開展出去，第二圈便是中國詩學通論，唐詩研究這些書；第三圈便是文學概論這一類書。這樣讀法，才不嫌駁雜無系統。

讀文的方法除上面所說五點外，還有一個最重要之點，就是要注意智識經驗對於讀文的幫助。智識經驗的來源，不外三方面：一是親身所經歷；二是得之別人的傳說；三是從書本上得來。讀書可以增加我們的智識和經驗，這是必然的事實，但有時又需別的智識和經驗來解答我們讀書時所發生的難題。譬如你沒有離開過你的故鄉，你就不易深切的了解別人寫的關於

鄉思的文章；你沒有到過上海，你就不易深切的了解別人寫的關於上海繁華的文章。萬事萬物，你事前對牠沒有一種觀察，沒有一種認識，那別人的議論和敘述，會使你感覺到了解的不透澈。所以我們要隨時隨地注意觀察，以增加自己的智識和經驗；又須於可能範圍內親身的體驗，或求之於智識和經驗豐富的人，以增加自己的智識和經驗。智識和經驗愈豐，讀書時在內容方面必可減少許多的隔閡。顧炎武周遊中國，必隨帶許多的書，每到一處，必把書本上所記載的與實際情形相比較，有不明白，又訪之田夫野老。書中有錯的加以訂正，書中不詳細的加以補充，末了，完成了他的不朽的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。這種讀書，才叫腳踏實地的讀書，真正的讀書。以讀書增加智識和經驗，又以智識和經驗增加讀書的效能，減少讀書的困難，這中間是有一個連環性的。

第四章 讀文方法之研究(下)

講讀文的一般方法既竟，現在再進而分別的講記敘文抒情文以及議
論文的讀法。

(一) 記敘文的讀法 記敘文的內容，須有真實性。這真實性，是記敘
文的基石，絲毫不能忽略的。我們讀記敘文的時，就首先要注意他記敘的
事實是否有真實性。(就是虛構的也必要寫得和真實的一樣) 次則又要
看他寫的層次是否分明。層次不分明，決不是好的記敘文。好的記敘文，其前
後的層次必井井有條。又次則看他如何支配材料。好的記敘文，他又必是把
材料支配的很適當，當繁的繁，當簡的簡。並且要使得繁的不覺其繁，簡的不
覺其簡。再次則看他所寫的是否深刻。好的記敘文，不但要有層次，要繁簡得

宜，更要使他所寫的很深刻。這裏我們且舉魯迅的自敘傳略第一段來說明：

我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。父親是讀書的。母親姓魯，鄉下人，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能力。聽人說，在我幼小時，家裏還有四十五畝水田，並不很愁生計。但到我十三歲時，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，幾乎什麼也沒有了。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，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。我於是決心回家，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，約有三年多，死去了。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。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，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，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——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。

在這一段文章裏，他寫作的態度是如何的嚴謹，質樸，而層次又極分明，材料的支配又極適當。並且在這一段短短的文字中，寫出中產階級的人家漸漸衰微的情形，又是如何的生動和深刻。我們讀記述文能如此分別的研究，將來對於自己作記敘時必有莫大的幫助。

此外，我們有時還可作比較的研究。如魏學洵的核舟記你是讀過了，你又讀了鈕琇的姑蘇金老，這兩篇文章都是描寫雕刻精妙的核舟，又都是寫蘇東坡遊赤壁的核舟。雖然核舟各異，核舟雕刻的形狀各異，但我們若能比較來看，必可發現各人所寫的神妙不同。如核舟記中寫：

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，高可二黍許。中軒敞者爲艙，簷蓬覆之。旁開小牕，左右各四，共八扇。啓窗而觀，雕欄相望焉。閉之，則右刻『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』，左刻『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』，石青糝之。船頭坐三人：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，佛印居右，魯直居左。蘇黃共閱一手卷：東坡右手執卷端，左手撫魯直背；魯直左手執卷末，右手指卷，如有所語。東坡現右足，魯直現左足，各微側，其兩膝相比者，各隱卷底衣褶中。佛印絕類彌勒，袒胸露乳，矯首昂視，神情與蘇黃不屬。臥右膝，誦右臂，支船而豎其左膝，左臂掛念珠倚之，珠可歷歷數也。舟尾橫臥一櫂，櫂左右舟子各一人。居右者椎髻仰面，左手倚一衡木，右手攀右趾，若呼嘯狀。居左者，右手執蒲葵扇，左

手撫爐，爐上有壺，其人視端容寂，若聽茶聲然。其船背稍夷，則題名其上，文曰：『天啓壬戌秋日，虞山王毅叔遠甫刻。』細若蚊足，鈎畫了了，其色墨。又用篆章一，文曰：『初平山人。』其色丹。

姑蘇金老中寫：

用桃核一枚，雕爲東坡遊舫。舫之形，上穹下垣，前舒後奮。中則方倉四圍，左右各有花紋。短窗二，可以開闔。啓窗而觀，一几三椅。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，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，坐對東坡而俯几者爲佛印師。几上縱橫，列三十二牌，若欲搜抹者然。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，則相從之客也。舫首童子一，旁置茶鐺。童子平頭短襦，右手執扇，偃而颺火。舫尾老翁，椎髻芒鞋，邪立搖櫓。外而柁篙篷纜之屬，無不具也；舫艦簷幕之形，無不周也。周測其體，大不過兩指甲耳。

兩文所寫，各極神妙，栩栩如生，比較來閱讀，可使我們得到許多寫記敘文的方法，如寫的層次，描寫的方法等等。若再進而讀高士奇的記桃核念珠，宋起鳳的核工，你便更能看出各人描寫的手段，結構的方法等等。（以上所引四

文，在虞初新志一書中都選入的。）

(二) 抒情文的讀法 讀抒情文，首應注意文中所寫之情是否真誠。無病呻吟的抒情文，必有許多扭捏的痕跡，次則應注意文中所寫之情是否具體。具體的抒寫，才能給讀者具體的印象。我們讀抒情文，就在研究牠如何的寫出作者內心的真情，要注意他抒寫的技巧：如何起頭，如何結尾，中間又如何的開展。但這只是要藉此學習抒寫的技巧，將來好應用來寫自己的抒情文，決不是叫你去模仿。拊掌錄上有一段笑話：

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上官，其間有句云，『舍弟江南沒，家兄塞北亡。』上官惻然憫之曰：『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！』廷彥遽起自解曰：『實無此事，但圖屬對親切耳。』上官笑而納之。

並沒有死弟弟和哥哥，却派定他們是死了，在這位姓李的或者以為如此可

以寫得哀痛一點，不知結果是益增其醜惡和無聊，他是忘了技巧可以學別人，情感不可學別人的。俞平伯寫了一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，朱自清也寫了一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，他們都是當時一齊去遊秦淮河的人，而各人所寫，有各人當時的情感在裏面。在這兩文中，朱自清是朱自清，俞平伯是俞平伯，不能混淆。即以兩文的末尾幾句說，俞文是：

涼月涼風之下，我們背着秦淮河走，悄默是當然的事了。如回頭，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。我們却早已走得遠，『燈火未闌人散』，佩弦，諸君，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，將分手時的前夜。

朱文是：

我們的夢醒了，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；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。

在當時是各有各的悲感，在寫文時也就各有各的適合表現自己悲感的寫

法。

(三) 議論文的讀法 讀議論文，要注意文中的中心思想和作者議

論的根據。同是議論一件事或是一個人，各是其所是，各非其所非，這是沒有關係，但總當各有其中心的思想，各有其議論的根據。讀者要看他如何的說出中心的思想，如何的運用他的證據。做議論文如臨陣作戰，稍有罅隙，敵人便乘機來進攻。我們讀議論文，就是看作者如何作戰，學作者如何作戰。假如同一件事物的討論文字，各持一端，我們更可比較來看，看各方不同的作戰計劃：如何的堅守自己的營壘，又如何的進攻敵人的營壘。

古今的議論文，有許多是不能說出他的中心思想，又沒有什麼牢不可拔的理論根據，於是在文中橫生枝節，變更論點，以掩護他最後的議論根據地。所以我們讀議論文時，又要細細的去推敲，不放鬆他一點，彷彿我們就是

作者的敵人。因爲你如能這樣推敲，將來自已做議論文時才能像作戰一樣，穩紮穩打，寫得精富，難爲敵人所乘。在這裏，我且引俞平伯的孟子解頤零札中的一節：

孟子說話只是一鼓作氣，所以愈說下去，便愈不成了。例如滕文公上篇載他闢陳相許行之說，開頭是很中肯的。說人人做工是可以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治天下，本來是一時行不通的。孟子以應當分工之義正之，一點不錯。但他必定要說，『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；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。』這簡直是說有產階級白喫白喝，是天經地義了。這如何能服陳許呢？……頂好笑的是陳相說：『屨大小同，則價相若。』而孟子回答道：『巨屨小屨同價，人豈爲之哉？』這種論辨，不知從那裏說起？陳相的意思，是要還淳反樸，所以交易往來只以量別，不以質別。無論鞋子是綢是緞，是布是草，只要尺寸一般，總只一個價錢。反言之，大鞋小鞋自
然兩個價錢了。而孟子反說：『大鞋小鞋一個價錢，誰來做呢？』這真是無的放矢了。以下未
載陳相之復辨，想必還有別的話；再不然，就是憤憤而去了。遇這種地方，我想孟子是打輸官

司的。』

孟子一書中，細細讀去，有許多是這樣子。我們讀時如不去分析，將來自已寫議論文時，也會陷入同樣的謬誤，這是我們無論讀什麼書都要特別注意的。

第五章 讀書與札記

讀文的各種方法，前面已經詳細地講過了。現在，特列一章來談談札記對於讀書的關係及其重要性。

從表面上看，作札記似乎是很愚笨的工作，勞多而功小，爲聰明的學生所不屑爲。實則這種貌似愚笨的工作，不但是讀書最重要最可靠的基礎工夫，就是許多大學問大著作也往往是從札記中產生出來的。古代的學者大都是一面讀書，一面便作札記。清儒尤勤於這種工作。名著如顧炎武的日知錄，閻若璩的潛邱劄記，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，洪亮吉的曉讀書齋四錄，王念孫的讀書雜誌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，陳澧的東塾讀書記，都是札記成書。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上說：『所著日知錄三十餘種，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。』

由此可知札記的重要了。

札記可分爲四類：

(一)抄錄備忘 抄錄當然很苦，但爲用甚宏。讀過的文章，時間過久，易於遺忘，抄錄一遍，可以使自己的印象深刻，抵得上多讀十遍二十遍。而且我們所抄的決不是所讀的全部，而是精華，故應用起來也很方便。梁任公是最贊成做這種工夫的，他在治國學雜話上說：『我們讀一部名著，看見他徵引那麼繁博，分析那麼細密，動輒伸着頭說道：這個人不知有多大記憶力，記得許多東西，這是他的特別天才，我們不能學步了。其實那裏有這一回事。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。你所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，不知他這成果，原是從銖積寸累，困知勉行得來。大抵一個大學者平日用功，總是有無數小冊子或單紙片，讀書看見一段資料，

覺其有用者卽刻鈔下。(短的鈔全文，長的摘要，記書名卷數頁數)資料漸漸積得豐富，再用眼光來整理分析他，便成一篇名著。想看這種痕跡，讀趙甌北的二十二史劄記，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，最容易看出來。這種工作，笨是笨極了，苦是苦極了。但真正做學問的人，總離不了這條路。做動植物的人，懶採集標本，說他會有新發明，天下怕沒有這種便宜事。『他所輯錄的曾文正公嘉言鈔及進德鈔，卽可作我們鈔書的樣本。』

(二) 製作提要 韓愈說：『記事必提其要，撰言者必鈎其元。』提要

鈎元，是寫札記的第二種作用。這就是西洋所謂 Outline 的意思。今舉穆濟波氏所作胡適不朽論的提要如下：

一、體裁——論辯文。

二、主旨——我現在這個『小我』對於那永遠不朽的『大我』的無窮過去，須負重大

的責任；對於那永遠不朽的『大我』的無窮未來，也須負重大的責任。我須時時想着，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『小我』，方才可以不孤負那『大我』的無窮過去，方才可以不遺害那『大我』的無窮未來。

三、概要——我這個『小我』不是獨立存在的，是和無量數『小我』有直接或間接的交互關係的。種種從前的因，種種現在無數『小我』和無數他種勢力所造成的因，都成了我這個『小我』的一部分。我這個『小我』加上種種從前的因，又加上了種種現在的因；傳遞下去，又要造成無數將來的『小我』。這種種過去的『小我』和種種現在的『小我』和種種將來無窮的『小我』，一代代傳下去，這便是一個『大我』。『小我』是會消滅的，會死的。『大我』是永遠不滅的，永遠不朽的。『小我』雖然會死，但每一個『大我』的一切作爲，一切功德，罪惡，一切言語行事，無論大小，無論是非，無論善惡，一一都永遠存留在那個『大我』之中。那個『大我』便是古往今來一切『小我』的紀功碑，彰善祠。這個『大我』永遠不朽的，故一切『小我』的事業，人格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一個念頭，一場功勞，一

椿非過，也都永遠不朽。這便是『社會不朽』、『大我』的不朽。

四、分段——

1. 解釋神不滅論——神靈即是形體的作用，形體便是神靈的形質。人有形體，方才有作用。這個作用，我們叫做『靈魂』。但有許多的人，總捨不得把『靈魂』打消了，所以我咬住說：『靈魂』是一種『神祕玄妙』的物事，並不是神靈作用。但是『神祕玄妙』究竟是什麼，我們只可用實驗的方法，看這種學說的實際效果如何，以爲評判的標準。依此標準看來，信神不滅論的和信神滅論的，都有好人壞人。迷信天堂地獄而修德行善的，是自私自利的。總而言之，『靈魂』滅不滅的問題，於人生行爲上實在沒有什麼重大影響。既沒有實際的影響，簡直可以說是不成問題。

2. 解釋三不朽說——這種不朽說，不問人死後『靈魂』能不能存在，只問他的人格，事業，著作，有沒有存在的價值。這種不朽，比那個人小小靈魂的存在，可不是更可寶貴，更可羨慕嗎？況且即『靈魂』的有無，還在不可知之中，這三種不朽——德，功，言——可是實